



关于儒学价值的深层思考

(2005-6-28 13:54:53)

作者：苗润田

儒学即儒家之学亦即儒家的学说或思想体系。儒家之学与时俱进，绵延二千多年，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繁衍、统一和稳定起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而且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产生过重大影响。儒学的许多内容已超越了时代与民族的限制而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一种极为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

关于儒学的价值和意义问题，研究者已有大量的阐释和说明，这里不拟重述这些看法，而是想进一步讨论儒学为什么能够具有超时代的价值和意义，儒家思想超越性价值的内在依据在哪里。

(一)

一般说来，价值是事物（物质的或精神的现象）对人的需要的某种有用性，亦即对个人、群体、社会和整个人类的生活和活动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一种事物或现象，由于具有一定的属性和性能，能够满足主体的某种（物质或精神的）需要，这种事物对于主体就具有积极的肯定的意义，就被主体认为是有用的，即有价值的。反之，如果一种事物或现象，由于其所特有的属性或性能，不仅不能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甚至妨碍主体实现某种需要，这种事物对主体就具有消极的否定的意义，就被主体认为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即无价值的。一种对于主体有用即有价值的东西，其有用的程度越高，满足主体的范围越广，这种东西的价值也就越大；反之，价值就越小。价值有具体价值与普遍价值、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和未来价值、实践价值与理论价值、隐性（潜在）价值与显性价值、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以及审美价值、伦理价值、经济价值、政治价值、军事价值、宗教价值、个人价值与群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人的价值和物的价值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无论表现形式怎样，其实质都将是对主体某种需要的满足，这就是价值、意义。

儒学在今天仍然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高扬或批判的对象，说明它具有研究、高扬或批判的价值和意义，说明它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某种有用性，对个人、群体、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有人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二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① 也有人说“儒学传统用于技术、商业和政府服务于人民的优良本质已表明，它将是21世纪潜在的新准则，这不仅对那些拥有儒学传统的人们，对全世界也是如此。”^② 这都是对儒学现代价值的正面肯定。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讨论孔子思想、儒学的现代意义，无论是持有何种观点，是肯定还是否定，是认同还是批判，都这样或那样地肯定了儒学的不可逾越性亦即其现代价值。问题在于，它为什么具有这样的意义？为什么能够满足人的、人类的、现时代的某种需要？

(二)

本来，任何思想、学说都是一定社会和时代的产物。每个时代的思想家、理论家，都是面对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为了解决他们那个时代的矛盾，而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理论学说的。诚如韩非所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不同的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由此也就有了不同的时代精神和思想。这样一来，根植于不同时代的思想、理论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其时代性和历史的局限性。古人有古人的时代性与局限性，今人有今人的时代性与局限性。人们不可能穷尽真理，而只能不断地认识真理、发现真理。人类思想的发展与延伸，也就是一个不断地吸收、丰富、完善和拓展已有思想认识的过程。

然而，历史发展又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古今前后一也。”（《吕氏春秋·长见》）任何时代都有一些跨时代的、贯通古今的矛盾和问题，不同时代之间又有其内在的一致性。自人类产生以来就有生存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人的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关系问题，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问题，战争与和平、生与死、荣与辱、痛苦与欢乐的关系问题，等等。虽然这些问题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但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或是将来，它们都普遍存在并将继续存在，都是人类无法回避、应当面对和必须面对的问题。告子说：“食色，性也。”饮食男女，这是人之长情，也可以认为是人的本性。如何分

析、评价这种观点，我们暂且不说，这句话无疑提出了一个人类的重大问题，既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起码条件。庄子说：“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庄子·知北游》）哀乐之情与生俱来而人不能却，且“人之生也，与忧惧生”（《庄子·至乐》），人的一生始终与忧愁相伴。不仅如此，人“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怱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庄子·齐物论》）人的生命旅程充满了苦痛，“富者，苦力疾作，多积财而不得尽用，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怱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庄子·齐物论》）人的生命旅程充满了苦痛，“富者，苦力疾作，多积财而不得尽用，其为形外矣”；“贵者，夜以继日，日虑善否，其为形也亦疏矣”；“烈士为天下见善矣，而未足以活身”（《庄子·至乐》）。简而言之，无论穷人还是富人，是尊贵者还是卑贱者，都无法逃遁人生痛苦的缠绕。佛教有“四谛”说，“苦谛”是其中最根本的一谛，它认为人的出生是痛苦，年老痛苦，死亡是痛苦，与不爱的人相聚是痛苦，和相爱的人分离是痛苦，欲望得不到满足还是痛苦。总之，人的生命、生活就是痛苦，人生在世处处皆苦，苦海无边。19世纪中叶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如果我们对人生作整体的考察，如果我们只强调它的最基本方面，那它实际上总是一场悲剧，只有在细节上才有戏剧的意味。”（《叔本华选集》第235页）“生命整个儿地根本就是痛苦，它是和痛苦分不开的”，“每一部分生命史就是痛苦史”（《西方现代资产阶级论著选集》第13页）。在他看来，人生是痛苦，世界是地狱。因为人的本质是自我生存意志的冲动，生存意志也就是一种生存欲望，而欲望的本身就是不满足或匮乏感。人的追求永无止境，人总有需要和欲望，需要和欲望得不到满足，就必然产生痛苦；而得到满足就会感到无聊、疲惫，这也是痛苦。况且，欲望的满足是暂时的、有限的，一种欲望满足了，随之而来的又是新的欲望。这样，层出不穷的欲望就永远无法得到满足，从而使陷入永远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即使欲望得到完全的满足，也不能摆脱痛苦，因为一个人的所有欲望都满足，没欲望了，那他就会感到孤寂、空虚、厌倦，这同样也是痛苦。所以，结论是：人生等于痛苦。我们这里不讨论这些理论的正确与否，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理论触及了每个时代的人都必须面对的痛苦与欢乐的人生矛盾，而且这一矛盾的确是与人的一生相始终的。

根源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人类生存与发展矛盾的普遍性，不同时代、不同历史境遇下的人们对人类所共同面对的矛盾和问题的认识和思考，为此所提出的各种解决方法、措施、理论，就不只是具有具体性、历史性，更重要的是它还必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超时代性。即使是那些在后人看来是错误的认识，它也并非全是人类精神的垃圾，仍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因为它可以为人们正确认识那些问题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料；而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更具有超时代的价值，包含着恒久、恒常的生命力。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是如此，对社会的认识是如此，对自身的认识也是如此。自然科学中各种定理、规律的发现是如此，人文社会科学中各种原理、规律的发现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基于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与矛盾而形成的思想、理论都有其普遍的和超时空价值的一面。

[第 1 页] [[第 2 页](#)]

[\[关闭窗口\]](#)